

廣博物志



廣  
博  
物  
志



隴西董斯張纂

吳趨馮夢龍訂

閨壺 賢母 賢婦 節婦 才婦 孝女

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

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陳晉風俗傳

崔發事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遍百家之言

莽以殊禮加之號成義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

丹轂 後漢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一 高暉堂

漢馮異欲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思

盡孝我自為計以絕子內顧之念遂縊而死光

武即位命建廟祀之廟在饒陽縣

郭丹後母為鬻衣裝賣產業與從師長安 後漢書

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

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

辭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

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仲子仲珍白母請容

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

兄弟為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

於先入故時人為語曰三苗口止四珍復起 華陽

國志

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十二幅

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

庶聞君子之言耳 列女傳

陶侃為潯陽縣吏常監魚梁以鮮遺母湛氏封

鮮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推不能

益吾乃以增吾憂也范逵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二 高暉堂

晉書

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將圖之序母韓氏自登城

謂西北角樓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

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

便粵新築城賊既退人以此城為夫人城 上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尚傳零落

周儀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帝逞母宋氏世

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

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八人隔

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前秦記

王大司馬魏夫人性甚嚴整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撻撻之故能成其勲業家訓

任逢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

色采旗益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遂生助年

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三  
高暉堂

堆吾家千里駒也南史口以下賢婦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

何去終不聽其母而作茱萸之詩列女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避之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

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上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杜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

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甕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

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四  
高暉堂

聘與婦去之韓詩外傳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

不實王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諸大夫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

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盍亟索士懲庇州犁焉

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國語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太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頽死耳今夫子不脩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答子果以盜誅列女傳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破魏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今魏國曰得公子者賜廣博物志

卷之三

五 高暉堂

金于鑑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子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着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列女傳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韡有淑德傳玄求為繼

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木傳獸聒耳吾恐邪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劉寔之妻鄧銓女也亦能不慕榮華與寔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簿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廣博物志

卷之三

六 高暉堂

輒以施人並上魏姚氏婦楊氏閭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彊舉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罪北史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饑荒來糴者遂妻

常昂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為昂斛夫人荀氏別傳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脩訪於惠謙惠謙曰恆弘德教養庶免耻五刑三千益亦多矣又何如也兄弟伯思學儒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僂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七 高暉堂

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華陽國志禮脩趙嵩妻趙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終引咎不道姑卒更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妻乎使惡姑知變可為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於賢婦手中後遭來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攘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上朱百年卒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孔氏米百斛

孔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以比梁鴻妻南史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宣武時金龍為碭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戊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八 高暉堂

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襍器悉備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北史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為薄上蠶今作機中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賀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耻衣服故弊盛冬止衣夾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中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陳書口以于節婦

貞女引一曰處士吟魯次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爲隣人所疑于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九 高暉堂 是褰裳去之入山中見貞女廟喟然太息援琴歌曰繫骸骨於林苦託神靈於貞女自縊而死或云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女貞木歌琴操思歸引一曰離拘操衛侯有女邵王聞其賢請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晉之女不聽拘於淡宮欲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縊而死或云離拘操箕子所作也 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曰何如傳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

傳母梅之取女所自諷琴于冢上鼓之忽二雉出墓中傳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遂不見傳母悲痛因作操曰雉朝飛並上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詩曰悲夫黃鵠之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冢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蚤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况於其良雖有賢雄終不可重行列女傳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魏功曹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高暉堂 十 高暉堂

李固之誅詔書于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嬰法救更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變得遣子賤慮變報讐貨人刺之變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共并命兄弟嫂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忘白兄嫂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於幕下自殺華陽國志 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

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異苑

陸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

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

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各國朝淑

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

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

王蠲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

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

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十一 高暉堂

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

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

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

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

以禮邦士慕則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

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三國志注

二寡婦者淑也曷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

誓而不許 杜預女記

呂榮者吳郡許升之妻也升為賊所害榮貞烈

自守黃巾賊陳寶欲穢之榮執節不聽寶遂殺

之是夕疾風暴雨雷電晦暝寶恐懼叩頭焚之

而去糜府君聞榮高行出錢助縣為冢因名曰

義婦阪 列女後傳

永初中廣漢漢中卷中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

義王元攢妻姬趙曼君妻華風喪夫執共姜之

節守一醜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

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没死有黃鳥鳴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十一 高暉堂

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

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維彼繡黼其心

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華陽國志

陰喻早卒荀采豐少父爽奪之以適郭奕因令

左右辦浴既入室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

未成懼有人來以衣帶縊死 晉書

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

服膺道教逮嫡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

未周彥母喪殞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

終抗義明節傾竭私彥以供葵送禮服既終前  
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鍾涓母孫氏瓊與  
虞定夫人薦環夫  
人書

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  
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  
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  
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  
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  
奇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溺水  
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  
為鷺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  
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衣復  
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  
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秋  
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  
迴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

實所亦死

唐李公模燕女墳  
記○以下才婦

班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昭著女誠豐生為  
書以難之辭猶可觀昭年七十餘卒所著賦頌  
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  
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東漢書

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上  
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母養  
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成善  
士謝夷吾為合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  
戶謝承書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噲妻也噲既沒大皇帝  
敬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  
賦數十萬言

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嘲謔未嘗因躡嘗女  
會有女善調謔往觀於是盛飾共載行西門一  
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覺車後門生  
云向已彼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低也  
益言抵也兄弟多髯故云談藪

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

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深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從莫不稱美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

郗氏羲之妻也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疑之徽之浼之操之并工學隸疑之妻謝道韞亦善書而有才華甚爲舅所重

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十五 高暉堂

被賞入官宋明帝時用爲官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官書學以其年多識呼爲韓公云南史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晉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

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

州刺史以許旨諫戍燉煌會堅寇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畧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昔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

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入百餘言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十六 高暉堂

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

之能解遂發蒼頭賁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逾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

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焉武后御製

齊鮑令暉詩齊韓蘭英詩令暉歌詩往往斷絕

清巧拔古尤勝昭書卷武云臣妹才自亞於

清巧擬古尤勝昭嘗譽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爾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純素之辭未詎多也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請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

隔紗帷以聽之鄴洛異時記

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太捨等為女學

女侍中魏元又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

煬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瑯將自瓜州進合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歡果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僊遇馬

急挫解絳僊拜賜私附紅牋上進曰驛騎傳雙

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

曰絳僊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知也亦

何謝左貴嬪乎大業拾遺以下孝女

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

師敗矣避女子使避君也齊侯單女子曰君免

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

父免矣可若何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壁

司徒之妻也壁司徒王壘壁予之石窠石窠邑名齊北盧縣東有地名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李娥娥父吳人

文帝時為鐵官治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鑪而

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

萬即坐斬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

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於鑪中

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涌溢於鑪口娥所躡二

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

斤溝渠中鐵至今仍有故吳俗每治鋼鐵必先

為娥立祠享而祈福紀聞

漢雍青東郡民之父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

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瘡許嫁同郡

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

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

為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

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拷捶遂

五

以誣款刑于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

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

緣幡竿上天

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二女無男而

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

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立宅翳靈后土真寘絕

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十萬一女築墓

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

圖二丈有餘石質有綠光可以鑿窮功綺刻妙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九 高暉堂

絕人工 水經注

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人為

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走還正

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

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

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

走向山山高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

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

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汲器化為石形頭似

鷄土人號曰鷄山其水為娥潭 幽明錄

健為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為縣

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

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雄哀慟號眺

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

得吾欲自沉覓之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

雄乘小船于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

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

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 披神記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十 高暉堂

諸暨東澗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痲疾親戚相棄

鄉里不容女携父母遠往苧蘿樵採夜紡績以

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

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婦

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

隣舍人有中溪賊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

遂以巫道為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

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為山賊劫

殺而齊書

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

上

蘭陵蕭嬌妻羊氏至孝居父喪哭吐血母疾晝夜祈禱忽一日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疾愈

羊緝之女佩任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曰女表

緱氏女王為父報讎吏執王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王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城死論列女傳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

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疆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捨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微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揮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暉堂

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隣里咸共笑

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一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三

高暉堂

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

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旣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疆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斑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屐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皇甫謐  
高暉堂  
娥親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三

高暉堂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而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李陽國志

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

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媿親畢足不  
報歸意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示 樂府歌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三 總

卷之二十三

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四

隴山 斯夜祭

吳郡范允臨訂

閨壺二 妬婦 變異 美人 孕有 雜紀文婦

秋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

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女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

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 國語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四 一三六 高暉堂

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

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妬創

已亦當瘞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

男 杜蘭香 別傳

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

耀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

花 如女記

宋世諸王莫不嚴妬太宗疾之湖孰令哀愍妻

以妬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

大夫江湛孫敬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爲敬作表  
讓婚曰臣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  
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轍伏用憂惶臣寒門預放  
人凡質陋闇有對本階天姻如臣素流室貧  
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  
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  
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  
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  
臣非幸仰緣罪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四 二 高暉堂

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各才至如王敦懾氣  
桓溫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  
王偃無伸都之質而保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  
之妾而收軀於深井謝莊始自同於矇矓殷冲  
幾不免於強鋤奴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  
貴事隔於閭覽吞悲如氣無所逃詎制勒甚於  
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實  
待客用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關門之期廢  
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

踈濶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  
之私節其言笑姆奶爭媚相勸以嚴妮媼兢前  
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  
議舉止則未聞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奶  
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妮媼自倡多知務檢口舌  
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  
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  
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不聽出不入則嫌於  
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四 三 高暉堂

以日出爲限久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  
步月而弄琴畫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  
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逆裙袂向席則老醜  
叢來左右整制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  
致斥禮則有剝腴象則有貫魚本無媼媼之嫌  
豈有輕婦之謂况今議絕傍和虔恭正匹而每  
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  
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  
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

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  
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漆雖復疆假頗經學  
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陵憂憤用致天絕傷  
理害義難以其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充昌專妬  
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  
之身通離繫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  
淪門豈伊身青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  
遐邇事觸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  
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四 四 高暉堂

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  
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  
是以仰冒非宣披露丹寔非准止陳一已規全  
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  
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含生日  
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  
投山竄海 宋書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二同敬通值中興明君  
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擢葉當年一同也敬通

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予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  
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曰予有悍室亦令  
家道輻軻三同也

宋明帝憎婦人妬榮彥遠以善基見親婦如傷  
其百帝曰為卿治之何如遠率爾曰聽聖旨其  
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  
休妾救杖王二十令休宅後開小店使王親賣  
掃帚皂荚以辱之

長絮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如而殺之大忿恨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四 五 高暉堂

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 以下美人  
昔者績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  
悅之榮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  
二周書

紂囚文王于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懷條塗  
之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於  
紂以免文王 六韜  
赤鳥之人獻二女於天子以為嬖人赤鳥美人